

中华
ZHONG HUA CHUAN SHI
传世文选

王少辉·主编
吴兢·撰

贞观政要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少辉·主编
吴 兢·撰

贞观政要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唐)吴兢撰.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12

(中华传世文选 / 王少辉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812 - 1

I. ①贞… II. ①吴… III. ①典章制度 - 中国 - 唐代

IV. ①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244 号

中华传世文选——贞观政要

主 编 王少辉

责任编辑 马东源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812 - 1/I · 2273

定 价 29.8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了历代先哲无穷的智慧。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根本，全面系统地介绍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鉴于此，我们聚集数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撰了这部《中华传世文选》，奉献给各位读者。

因内容和篇幅所限，本书只选编了部分有代表性，可读性强的书目，由于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请读者见谅。

编者

2009年8月



目 录

上《贞观政要》表	(1)
贞观政要序	(2)
君道第一	(3)
政体第二	(11)
任贤第三	(22)
求谏第四	(35)
纳谏第五	(42)
君臣鉴戒第六	(62)
择官第七	(72)
封建第八	(83)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92)
尊敬师傅第十	(95)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01)
规谏太子第十二	(108)
仁义第十三	(121)
忠义第十四	(123)
孝友第十五	(131)
公平第十六	(133)
诚信第十七	(150)
俭约第十八	(156)
谦让第十九	(161)
仁恻第二十	(163)
慎所好第二十一	(165)
慎言语第二十二	(167)
杜谗邪第二十三	(170)
悔过第二十四	(175)



奢纵第二十五	(177)
贪鄙第二十六	(181)
崇儒学第二十七	(185)
文史第二十八	(189)
礼乐第二十九	(192)
务农第三十	(202)
刑法第三十一	(205)
赦令第三十二	(215)
贡赋第三十三	(217)
辩兴亡第三十四	(220)
征伐第三十五	(223)
安边第三十六	(236)
行幸第三十七	(243)
畋猎第三十八	(246)
灾祥第三十九	(250)
慎终第四十	(255)

贞
观
政
要

中
華
騰
世
文
選



上《贞观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微臣以早居史职，莫不诚诵在心。其有委质策名，立功树德，正词鲠义，志在匡君者，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撰成一帙十卷，合四十篇，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诗》云：“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又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此诚钦奉祖先之义也。惟陛下念之哉，则万方幸甚！不胜诚恳之至，谨奉表以闻。谨言。



贞观政要序

吴兢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已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君道第一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文】

贞观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初年，唐太宗对身旁大臣说：“作为君王的根本，首先应该考虑民众的利益。倘若损害民众来奉养自身，便如同割下自己四肢的肉来填塞腹部，腹部虽然填饱了，人却死了。倘若要安定天下，首先应该使端正自身的行为。世上从没有身正影邪之事，也没有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之事。我常想：伤害君王之身的不在外物，而大多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倘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想得到的越多，所受到的损伤也就越大。这样既妨害了国家政事，又侵扰了全国的民众。另外，帝王说出一句非礼的话，民众便会离心；一旦产生怨恨诽谤，叛离之事便会接踵而来。每想到这些，我便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乐。”谏议大夫魏徵回答道：“古代圣明的君主，大都就近加强自己的修养，故此能够体察到其它事物。过去楚庄王礼请贤士詹何，向他询问治国的要领。詹何便举如何进行身心修养来作为回答。楚庄王又问他到底什么是治国的要领，詹何答到：‘没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明了的，实在应符合古时的义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



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译文】

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太宗问魏徵道：“什么叫作明君？什么叫作昏君？”魏徵回答说：“君主之所以能够明达，是由于能够兼听多方面的意见，掌握多方面的情况；国君之所以昏庸，是由于他的偏听偏信。《诗经·大雅·板》中说：‘先辈有这样的话，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尧、舜的时候，打开四方之门来接纳八方人士，开通四方视听来了解天下事理，故此能够做到圣明的目光无所不照察，故此共工、鲧这类人，无法蒙蔽他；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无法迷惑他。秦二世胡亥将自己深藏于深宫里，摒弃隔绝所有自己不亲近的人士，偏信于权奸赵高，及至天下已然崩溃离叛，他还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重用侯景。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如此看来，君主应该兼听，应该容纳臣下不同的见解。那样，亲贵宠幸的臣子也就无法堵塞耳目、蒙蔽真情，而下情便可以上达了。”太宗非常赞赏魏徵的这番议论。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译文】

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帝王的统一大业，草创与守成相比，哪一件更艰难些呢？”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答道：“天下大乱时，各路英雄竞相起兵，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被打败的才能伏诛他。从这一点说，创业是最为艰难的。”魏徵答道：“帝王兴起之时，必定相承于世道混乱衰败的时机。推翻那种黑暗奸诈的统治，会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戴，

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也会归向于圣明。上天授命，百姓奉予，所以创业并不算艰难。可是已然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民众渴望得到喘息的机会来休养生息，而兵役徭役却无休无止；民众凋零残破生计无着，而帝王对奢侈淫逸的追求却不会收敛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此而产生。以此而论，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太宗说：“房玄龄早年便跟随我打天下，东征西讨，备尝艰辛，且万死而遇一生，所以他了解草创基业的艰难。魏徵与我一道安定天下，耽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必定会重蹈危亡的境地，故此他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功业的艰难。眼下，草创基业的艰难时期已经过去，而守成之处确实艰难，我要与各位大臣谨慎从事！”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译文】

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位在特进的魏徵上书道：“据臣下我看，自古以来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承继国家大业，坚持礼乐制度，维护国家法令条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高坐在宝座上统治万民，都希望自己的德行能与天地同厚，自己的光荣能与日月争辉，皇家的大位能百代相传，以至于万世无穷。然而，能善终之人却很少，失败和覆灭的却比比皆是。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他们之所以失败的缘故，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代衰亡的镜子离我们并不遥远，这里可以作一点说明。

【原文】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谄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译文】

过去，隋家统一了天下，兵强士勇，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令行万里，威震海外，却一旦都丧弃了，全都被他人所占有。难道隋炀帝厌恶天下大治，



民众安宁,不愿意国运长久,故意要实施夏桀的暴政来酿成自己的覆灭吗?他依仗着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他驱使天下来服从自己的贪欲,耗尽万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搜罗天下的美女,征集异域的珍奇;官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休止,穷兵黩武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阴毒和猜忌,奸谄邪辟之人必受其福,忠正耿直之臣不保其身;上下相蒙骗,君臣不同心。民众不堪于役使压榨,整个国家都陷于离析分崩的境地。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帝王,竟然死在平民的手里,子孙灭绝,被天下人所耻笑,能够不令人痛心疾首吗?

【原文】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民,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予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締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译文】

圣明的大唐天子当机立断,于危乱倾覆当中拯救天下。撑天的八柱倾倒了,能重新扶正过来;系地的四维废绝了,又再次设置起来。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安居乐业,不到一年国家就达到了治平;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也不须要百年。而今隋朝的宫殿楼阁都被皇家占据,奇珍异宝都没收了,美貌的嫔妃都侍奉在您的身边;举国之内,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婢,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美德而不自恃。下决心焚毁掉商纣王的鹿台宝衣,拆除掉秦始皇的阿房宫殿;畏惧着高楼广宇、雕墙画壁将葬送政权,从而安心于卑宫小殿,那么,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



倘若认为已成功、已造之物不必毁弃,那就保存原有的这些宫室珍宝之类,去掉其中的不急之务,把耗费压缩了再压缩;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民众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常常想想自己住在里面所享受的快乐,再想想建造它的人所付出的辛劳。使亿万民众像为父亲效力一样愉快地来听从使唤,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不善始慎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自以为有天命可以依恃,忽视保持采椽不斫的恭俭之德,追求画棟雕梁的绮丽奢豪,去拓展秦宫隋殿的基地进而增饰它,又随事添加,不知止足,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这种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扬起沸水来制止沸腾,用暴乱去代替暴乱,这就与昏乱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后果不堪设想。后世子孙又从哪里找到自己的榜样呢?君主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就会使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灾难和祸害就一定会产生,灾害一旦发生,则祸乱发作,祸乱发作而能保身全名的人就极少极少啦!皇上您顺从天意,革除隋氏而创业以后,将不断发展如同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不朽基业,并遗留给子孙,使它传到万代。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能够不认真反思吗?

【原文】

是月,微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译文】

在同一个月中,魏徵又上书说:

我听说,希望树木长得茂盛的,必定要使树根牢固;要想河水流得远的,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要想国家政局安定,一定要多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而望它能够长流,树根不固而望它茂盛生长,德义不积而望国家治理,我臣子虽然愚笨,也知道是不行的,何况英明圣哲的皇上呢!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禄,而不考虑安乐时想到危险,不想着以俭去奢,德行不能积于高厚,感情不能胜过私欲,这好比是砍掉树根来求得树木的茂盛,堵塞源头来



谋求水流的长远。

【原文】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译文】

古来的许多君主，接受天命登上了皇位，没有不在忧患中显现其圣明的德性，而一旦功成业就，便逐渐德衰行败了。起始的时候好的确实很多，而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却非常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原来，处于沉重的忧患之中的，一定是竭诚尽心地接人待物；得志之后，就纵情傲物蔑视一切了。竭诚待人，即使胡人与越人也会连为一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在于人心。水能浮船，也能翻船的比喻，是应该牢牢记取引以为深戒的。统治天下，就如同手执朽索而驾驭奔马一样，是绝对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的！

【原文】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谗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奔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君临于万民的人，真该做到以下的“十思”：见到可以占有的东西时就想该用‘知足’来告诫自己；将要大兴土木而役使百姓时，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得到安定；知道居高则危就想想应该保持谦和冲淡来自我约

束；畏惧自满遭损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容纳百川的度量；乐于游猎就想想事不过三的确限度；担忧自己松散懈怠时，就时刻想着办事必须慎始慎终；要防止壅塞蒙蔽就想想应该虚心听取臣下的谏诤；想到谗言的危害性的时候，就应思考端正自身，斥退邪恶；恩泽所加就想想不能因个人所爱而任意乱赏；将要处罚的时候，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恼怒而滥罚。汇总上述这十个应该想到的方面，发扬光大《尚书》中关于九种德行的倡导，挑选有能力的人才来任用他，择取正确的意见来实行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竭尽他的智谋，有勇力的人就会竭尽他的力量，仁德的人就会努力宣传他的仁慈，诚实的人就会以忠心报效国家。武将文臣争着为国家奔走效力，君臣上下都能相安无事，这就可以享受豫逸游玩的真正快乐，就可以保养赤松子、王乔般的仙寿高龄，像虞舜那样弹起五弦琴，唱起《南风》歌，垂衣拱手，不说教就使民风淳化。何必再去劳费精神，冥思苦想，代替下属去处理事务，来奴役自己那既聪又明的耳目，从而亏损‘圣人无为’的治国大道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綏，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译文】

太宗看过这两次上书，亲自写回信道：

我仔细看了你几次直言上书，的确尽了您对国家的忠诚恳切之心，话都说得透彻而中肯。我在翻阅时竟然忘却疲惫，常常直到深夜。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重大义而开导我，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补救我的不足呢？我曾经听说过，晋武帝从平定孙吴统一中国之后，便一



心追求骄纵奢侈,不再留心于治理政事。他的大臣何曾从朝廷回家之后,对自己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见主上,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只是说些无聊的话,这不是能够把江山传给子孙之人,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说到这里,便指着身边的孙子们说:“他们这一代人,肯定会遇上国破家亡的丧乱而死掉!”后来到了他孙子何绥时,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看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罪恶是很大的。对于做臣子的人来说,就应该进则考虑如何尽忠,退则考虑如何补过,推广发展君王好的方面,匡正救助君王错误的方面,这才是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道理。何曾官位高至丞相,地位高而名望重,应该直言不讳、严正劝谏,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进而无一句谏诤,若认为这叫明智,不是十分荒谬的吗?主人遇到危险了,却不肯扶助;眼看要倾倒了,却不肯挽救;那又要助手干什么呢?你所陈述的意见,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将放它在几案上,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随时警戒自己。肯定可以期望收效于我的晚年。我不会让那“康哉良哉”的颂歌,只歌唱于尧舜时代;我不会让‘君臣投合,如鱼得水’的赞誉,竟无法再现于当世。答复你的善言虽然迟缓,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毫不隐晦地直谏得失。我将虚怀若谷,安定心志,恭敬地等候你善德的言论。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译文】

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守天下到底是难呢还是不难呢?”身任侍中的魏徵回答说:“太艰难了。”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徵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而接受谏诤;及至安乐之后,一定心怀懈怠,放松自己。谁向他进言就必定弄得对方胆战心惊,惶恐惧怕,这样一天比一天衰退疲惫下去,所以走到危亡的境地。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政体第二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萧瑀说：“我从小爱好射箭，自认为能完全掌握它的奥妙之处。近来我得到十多付好弓箭，拿去让弓匠进行鉴别，匠人说：‘不是好材料制作的。’我问这其中的缘故。匠人说：‘木料中心不正，就使木纹歪斜，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这才弄明白。我是凭借弓箭打出这个天下来的，用过的弓不算少了，却仍然不懂得良弓的原理。何况我拥有天下的日子还很短，所懂得治国之道，本来就不及对弓的了解。对弓尚且判断错了，何况对国家的治理呢？”从此，太宗诏令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每次召见他们都赐给坐位，与他们在一起谈话，询问外面的事情，务必懂得民间疾苦和政治教化的得失。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签发的诏令制牒之类，有